

新华
好读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13

(第二部)

公字寨

GONG ZI ZHAI

李应该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⑬

新华
好读

(第二部)
公字寨

GONG ZI ZHAI

李应该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字寨. 第2部/李应该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6-1985-8

I. ①公…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7007 号

公字寨 (第二部)

作 者: 李应该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张 程 张 谦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印 张: 20.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985-8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章	偷盐贼回来了	(1)
第二章	不敢看信	(43)
第三章	彻底资了本了	(66)
第四章	万元户	(97)
第五章	苦命人啊	(114)
第六章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139)
第七章	子子孙孙永宝用	(159)
第八章	大瓦屋	(181)
第九章	嗵！她听见了	(233)
第十章	都是经他娘个济惹的祸	(256)
第十一章	哪像个人啊	(288)



第一章 偷盐贼回来了

—

“又来买木头？屋里坐坐吧。你咋不坐啊？害怕我们的粗木凳子硌了你的万岁脰吗？”

小米子望着根原远远走过来，隔着一道门就高声呼叫起来，一对大眼睛忽闪忽闪冒着火，把根原烤得脸红脖子粗浑身不自在。

根原悻悻进了屋，把“万岁脰”轻轻搁在凳子上，也不管偏不偏正不正得劲不得劲儿，一搁下就决了一个定，再也没敢挪动挪动有点失衡不大自在的僵身子。

小米子越来越洋派了，虽说已经不是十八二十三的年龄了，嫩得还像个水甜瓜，细皮嫩肉的桃花腮，一拍打准能拍出甜水来。人家这个嫩可不是装嫩，实实在在的嫩，馋死人的嫩。天生的，馋也馋不来。

小米子就是个万人熟，见了谁都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是见了初



公字寨

次来买木头的外地顾客也一样熟成个九月柿子。她一热乎，倒把顾客热懵了，拍拍脑门子使劲想使劲想，咦？好像是熟人，在哪里见过呢？一直把脑门子拍红了拍疼了拍木了，也没拍明白。不明白也不好意思问，最后，揣着个稀里糊涂再了个亲亲热热的见。

舜城一带，小米子是活在人们嘴上的名人。男人嚼巴，女人也嚼巴，好像越嚼越有味。比五香瓜子还有味。

别看小米子没上几天学，脑瓜子忒有灵气劲儿，一看就懂一戳就透过目不忘记忆惊人。尤其是认人的能力，没人不佩服。只要见过一次面，九百九十九年再相遇，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一口就能说得出口。物资供应站虽说单位不大，每天来看木头买木头的人就像破麻袋漏豆子，沥沥拉拉不断线。凡是来买过木头或者看过木头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还是美国法国联合国，若是第二次再来买木头，开票时绝对不用问姓名。甚至然，几年前的几月几号你买了多少木头花了多少钱都能给你摆出来，把客户摆得一愣一愣的。再就是她那个口算账，那才真叫口算账呢。明明亮亮的钢卷尺一甩搭，水水灵灵的大眼珠子一闪晃，多少方木头多少钱，一口就能喊出来。你敢不服？

女人们不服，个顶个不服，显然揣着嫉妒心，嫉妒那张水甜瓜脸，嫉妒那对冒火眼，当然也嫉妒口算账。

“干啥会啥，不干就不会，有啥了不起的？比比缝缝补补做饭烙煎饼，她行吗？”

“干啥活儿咱也不怕她，就是浑身骚气咱们比不了。”

“人家那骚气是天生的，学不来。”

“怎么学不来？不就是不要脸不要腚吗？一学就会。”

“哟！小三嫂也打算骚一骚？”

“骚一骚就骚一骚，不比那骚货差多少。”

“哈哈……”

……

男人们却说，小米子生不逢时，屈了才，如果多读几年书，保准就是第二个居里夫人。



一听男人们夸说她生不逢时屈了才，小米子就会哈哈大笑。

“我这一辈子谁也不怨，就怨俺娘。早不生，晚不生，偏偏把俺延宕在‘文化大革命’。”

“恁娘怨谁？”

“俺娘怨俺爹，早不鼓捣晚不鼓捣，偏偏那个时候胡鼓捣。”

物资供应站满院子都是笑。哈哈大笑。

物资供应站紧靠着绣锦河老掉了三颗门牙的老码头。红砖墙好像特意为保护小草而围成很大很大的大院落，满院子小草密密麻麻欢窜欢蹦活得很滋润。几堆无遮无盖的白碴子木头淹没在草丛里，就像荒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们抛下的一堆堆朽烂骸骨，空旷的大院子越发显得凄凄清清。拉木头的汽车或者拖拉机偶尔跑过，草地上就会留下被车轮碾压的一道道印痕。没几天，那一道道印痕就被小草气哼哼地迅速抹平了。

院子北面有一排红瓦房，每间房的门框上都横插着一块一拃多长的木板小牌子，上面用大红漆写着：站长办公室、副站长办公室、财务办公室、工会办公室、民兵连办公室……一个个像模像样的办公室经年不见开一开门，锈迹斑斑的大铁锁被灰尘包裹成一个个灰糊糊的铁疙瘩。

这么多像模像样的办公室，只有小米子一个人办公。这么一处空空旷旷的大院子，只有小米子一个人守护着。有人问她怕不怕？小米子嘻嘻哈哈地说：“女人们一个个假惺惺的都说害怕男人，老娘偏偏不怕男人。只要不怕男人，还有什么可怕的？”

供应站除了几堆木头，没有什么物资。说是物资供应站，其实叫木材供应站比较准确。诸如钢筋水泥柴油汽油等紧缺物资是到不了基层物资供应站的，那些好东西都在物资局的大仓库里锁着，必须拿着物资局局长亲自签名或者局长亲自指示业务科长签发的批条才能买得到，基层乡镇物资供应站的权力也就是一堆杂乱木头。

你可别小瞧了这几堆不起眼的杂乱木头，那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批下来的，大红印章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盖上那一堆大红印章多么不容易。林场山场一草一木统统都是公家的，木材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个人不仅没有，也不准投机倒把黑市交易，物资



公字寨

供应站的木头就成了皇帝他姥姥的拐杖——一股子皇亲富贵气。要想到买到这些木头，首先要得到掌握着这些木头命运的管理者的批条，没有领导签发的批条，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木头。批条是啥？批条就是说了算的领导摸过一张白纸写下一个数字然后吧嗒盖上一个大红印章的纸条子。凡是能在物资供应站买到木头的都不是凡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爷。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普通以上的老百姓也休想买到这些沾染着皇亲富贵气的木头。

物资供应站的木头虽说不多，却分成好几堆存放着。别看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群人砍伐同一辆车皮运回来的木头，却不是一样的性质一样的价格。这一堆叫“计划内”，那一堆就叫了“计划外”。

计划内的物资是上级部门按照计划指标划拨的，这样的物资是国家牌价，一方木头也就是五六十块钱。虽然便宜，但是最难买到，没有相当的关系休想惦记计划内。

除了计划内，还有一部分计划外指标。计划外是各地区各部门为了多吃口碗外饭，在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之后额外采伐的木头。虽说每方木头比计划内价格高出二三十块钱，总比黑市便宜得多。有的投机倒把分子在物资部门搞到计划外木材然后在黑市出手，一方木头能赚四五十块钱，足足能顶一个乡镇干部一个月的工资。黑市，真黑。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齐斗私一齐打资本一茬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总有不怕批斗不怕游街不要脸皮满肚子都是杂念的私心人。

凭着一堆木头，小米子在舜城镇建立起了广泛的关系网。手中有木头，腰杆子就硬，硬得就像一根根红松檩子。

根原把那个万岁脰小小心心放到凳子上，借着小米子的问话赶紧说明了来意。

“我不是来买木头的，我想求你帮帮忙。”

“帮啥忙？”

“我会做家具，可是……没活干，不知道谁家做家具。我想，凡是做家具的都会到你这里来买木头，麻烦你给打听点儿消息。如果谁家做家具，你给承揽个活儿好吗？我会感谢你的。”



“行，小麻雀来例假，这算多大点事？”小米子很爽快，一口答应了。

小米子村村寨寨杳杳晃晃满地是熟人，谁家娶媳妇，谁家嫁闺女，谁家打家具，谁家打墙盖屋，她都摸得一清二楚三明白。

小米子悄悄对根原说：“我们这里卖木头，每个季度涨方都很大，拉出去一方两方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找辆拖拉机，看看办公室没人就开进来。给我做一件大衣橱，剩余的木头就归你了。”

根原看看小米子，怯怯地问：“这……能行？”

小米子满不在乎：“站长也是这么干，老娘咋就不行？过几天站长出差不在家，你就来。”

根原愣愣的，好像还没从怯怯中爬出来。

“你愣啥？看看你那个熊样，打小就敢贩卖布票，就敢偷盐，和我掰伙弄点儿木头就怵了？没出息。”

小米子说话很尖刻，但是一句一句都带着笑。就像早春的风，虽说冷飕飕的，但是冻皮不冻心。她朝着根原眯眼笑笑，说：“你这个偷盐贼，可靠，换个人，我还不和他掰伙偷木头呢！今天我有事，不留你吃饭了，你去准备准备，后天来。”

二

根原从小米子那里出来，一路走，一路满脑子“偷木头”。

“你这个偷盐贼，可靠，换个人，我还不和他掰伙偷木头呢！”

小米子这句话在心头轰响着。很响。他反复琢磨着这句话，越琢磨心里越窝囊。一想到“偷”，根原的心里就像扔进一块冒火的炭，直烧得心尖疼。

我是贼？我怎么会是贼呢？

哦！我是贼，偷盐贼。

根原抬头望望天，通红的大太阳就像如来的金钵当头罩着。一顶贼帽子就像头上的天，硬硬地扣在头上无法驱除。贼又怎么样？谁不是贼？自己仅仅偷了几把盐，看看人家，偷木头还得动用拖拉机。天下到



公字寨

处都是贼，不只自己一个偷盐贼。他娘的，贼就贼吧，偷，不偷白不偷。

这么多木头放在哪里呢？拉回公字寨？不行，公字寨人人长着阶级斗争眼，那么多阶级斗争眼盯着，三看两看就会看出问题来。想来想去，根原合计在镇上租几间房子住下来。凭着一拖拉机木头，凭着给大地瓜做家具挣的一百多块钱，完全可以在舜城镇立下脚根。这里的人比公字寨的人多，木工活儿肯定要比公字寨多。说什么也不能再回公字寨，说什么也不能再回那块折磨心的山沟沟。

根原在舜城街上转悠，到处打听出租的闲房子。

舜城大街他太熟悉了，这里的每一家门市部，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几乎都逛遍了。门市部的货物大多数都要凭票购买，根原没有供应票，也没有钱买，他逛门市部只为看看那支笛子，也不知看过多少次了可他还是愿意看。买不起摸一摸也好，反正摸摸也不要钱。他装作要买的样子，叫售货员拿给他看看。他把笛子横在嘴上吹一吹，嗦嗦咪嗦啦哆……好笛子，低音浑厚，高音清亮，脆脆生生，真是一支好笛子。根原拿在手上抚摸着，翻过来看看，翻过去看看，不舍得放下。后来，售货员都认识他了，都知道他是公字寨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中学生，都知道他会吹笛子，明知买不起，但是都愿意拿给他吹吹试一试。几个售货员一齐围过来听根原吹笛子，嗦嗦咪嗦啦哆……咪咪嗦咪啦哆……好听，太好听了。

舜城供销社门市部坐落在中心大街口，一溜十八间明柱出檐大瓦房，宽敞明亮很是气派。可以说，在舜城镇，除了赵家庄园和舜城大礼堂，这也是最为耀眼的建筑物了。门市部不仅是购物的场所，也是舜城人的重要耍场。尤其雨天雪天，贫下中农们不能下地干活，好凑热闹的全都围到门市部来了，一咕嘟一堆，有的说，有的笑，有的摆开擂台下放牛棋。开始，售货员不许人们在门市部下棋。供销社惠经理批评售货员缺乏阶级感情，他对售货员说，要把门市部作为联系贫下中农的桥梁和纽带，把党的温暖送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心坎儿里。贫下中农们喜欢到门市部来，说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一定要笑脸相



迎，笑脸相送。

门市部虽说很宽敞，但是里面的货物却少得可怜，一大排货架子都空着，就像贫下中农饥肠辘辘勒紧腰带的饿肚子。惠经理刚到供销社上任时，就对空空荡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货架子都空着像个啥？社会主义的货架子怎么能空着呢？这不仅仅是业务问题，而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要把整顿店容店貌当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头等大事来抓。

北古墩是全省双学先进单位，是全省商业战线连续八年红旗不倒的先进典型，阳城市吕剧团排演的《红旗门市部》就是根据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事迹创作的。马经理和惠经理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两个人都是全省“双学”的老模范。惠经理给马经理打了电话，决定带领售货员分批分期到北古墩商店参观学习先进经验。

从北古墩参观学习回来，门市部的店容店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脸盆子不再摞着存放了，而是一个一个单摆在货架上。搪瓷脸盆子的盆底印着大红牡丹花，一走进门市部，迎面一堵墙红花烂漫好看极了，再也不是原来空空荡荡的饿肚子穷相了。这些洗脸盆也是凭票供应的紧缺货物，青年男女结婚凭着结婚登记证才可以购买脸盆一个。如果不是新婚青年，就需要找供销社领导写批条。一般人哪能要到批条？所以，搪瓷大红牡丹脸盆几乎常年摆在货架上展览着，成了门市部最为靓丽的装饰品。

门市部对面，是山海县新华书店舜城分店。书架上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一些供机关单位学习的诸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或者斗私批修的小册子，还有几本《艳阳天》，大多书架都空着。他们也学习了供销社门市部的经验，把大红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摆满了书架。一走进书店，满屋都是红宝书，红彤彤一片，灿若朝阳鲜艳夺目。

书店隔壁是邮电局子，根原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没有打过电话。他感觉邮电局子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进的。自己是社会渣滓，哪能进那种地方？

再朝前走就是东风车马店。车马店的屋子很小，院子却很大。平日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每逢大集的头天晚上才开始热闹起来。舜城逢二



公字寨

排七是大集，车马店每逢一、六就开始热闹，满院子都是毛驴车、地排车、小推车……人欢驴叫。大叫驴闻闻母驴的骚屁股立刻就兴奋起来，高昂起驴头嗷嗷嚎叫，主人打几鞭子也不肯住声，孩子们围着看热闹。热闹一天一夜，接着就掉到冷冷清清的冰窟窿去了。热闹一天冷清五天，就像大海的一潮一汐极有规律。

这个车马店很有些年头了，在早叫“大顺车马店”。据说，从清朝咸丰年间就有这个车马店。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公私合营，后来就没收归了公，“大顺车马店”改名叫东风车马店。想当年根原的爷爷二驴子就是因为不舍得在这个店里住一宿而搭上了一条命。根原每次走过车马店都会快步离去，他不愿联想起可怜又可恨的牛古爷爷。根原不知道爷爷长得什么模样，但是，单从爷爷只为省几个住店钱饿着肚子冒雪赶路结果冻死在雪坑里的牛古劲儿，就能想象出那副可怜相。

根原不愿想爷爷，爷爷的影子却偏偏喜欢在他的面前闪晃。每次走过车马店大门口，就好像看到爷爷牵着毛驴饿着肚子颤颤巍巍从车马店里走出来，还哭丧着脸朝根原亲亲热热地龇牙笑着。

根原在舜城街上转悠了大半天也没打听到房子。舜城街很多人都认识他，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蹲过大狱的人，人们害怕一不小心会被这个偷盐贼偷去什么东西。

一直到了下午，好歹打听到一处房子，五间堂屋，三间东屋，独门独院，门前就是宽阔的大街。房主闯关东多年没回来，房子由堂兄弟小咕噜照管着。

小咕噜五十几岁年纪，灰眉土脸瘪瘪嘟嘟，就像还没顾得长足身子就遭到霜打的一个瘪嘟子瓜。人长得本来不算高，脊背又驼，站到面前，总给人一种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惊讶感。因为个子矮，小咕噜习惯了仰脸看人。他盯住根原的脸，说：“房租一个月十五块，一年一百八十块，用一年算一年，一把缴齐，不拖不欠。”

别看小咕噜就像立秋的瘪嘟子瓜，说起话来嘎巴琉璃脆，就像小榔头砸钉子，一锤一个响，而且态度坚决不容置疑。

根原手上没有那么多钱，把口袋全部掏干净也不够缴房租，根原好



说歹说要求拖欠几个月，小咕噜磕巴磕巴眼皮，说：“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儿子做一个大衣柜，再做一个饭橱，木料我自己备。你缴十个月房租，剩余两个月的房租顶工钱，你看咋样？”

做一个大衣柜一个饭橱，工钱一般是三十五块钱，两个月房租才三十块钱，小咕噜一下子又赚了根原五块钱便宜。力气是外财，使了再来，自己不就是费点儿力气嘛，只要不掏现钱就行。

根原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裤袋捏住了钱，心里在数着：十二张十块的，还有三张一块的……数完了，总共十五张钱，一百二十三块。这十五张钱，他不知数过多少遍了，每数一次，总盼望能够生出几张来，可无论数过多少次，十五张还是十五张，半张也没多出来。这些钱还是给大地瓜做家具挣下的，买工具、买肉、买糖……总共花掉了三十多块，唉！如果那些钱不花该多好。

一百二十三块……两个月房租三十块……房租总共一百八，还有二十七块钱的缺口。再有三十块钱就好了，只需三十块。钱啊，钱啊，再生出几张来该有多好啊。

根原应下小咕噜苛刻的条件，还保证把家具做得好好的，只是再三要求拖欠三十块钱，两个月以内一定还清。

小咕噜两眼盯着根原，摇摇头，坚决不允许拖欠。根原还想解释解释，小咕噜一转身吱溜缩进门，咣当就把大门关上了。

根原眼望着关闭的大门长长叹口气，好不容易找到房子，看来，如果不能一把交齐房租，任你哀告天爷爷地奶奶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了。可恶的小咕噜，咋就不让拖欠几个月呢？只要有一个人打家具，我就可以立马把钱如数还给你。该死的小咕噜，咋就这么不好说话呢？

咒天咒地是没有用的，天地不在乎谁死谁活当然也不会在乎谁的诅咒。根原在小咕噜门前呆呆站了大半天，几次伸手打算拍拍门，结果，手掌子没有拍到大门上，吧嗒吧嗒全部拍在了自己的脑门儿上。他知道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两扇大门一咣当，彻底关闭了一条活泛路。如今只剩下一条路，借钱。

根原在舜城镇有好多同学，但是没有朋友，更没有能够借给自己三



人长得本来不算高，
脊背又驼，站到面前，
总给人一种突然从地里钻出来的惊讶感



十块钱的好朋友，这一点，他心中还是有数的。自己是什么人？老中农，黑五类，谁敢和黑五类交朋友？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刚刚从大狱里放出来的人？再说了，即使有人愿意帮忙，也没有多少人轻易会拿出三十块钱。三十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舜城镇的一般政府干部，一个月的工



资也不过就是这么个数。至于老百姓，能够积攒出这么多钱更不容易了。生产队秋里分红，没有多少人家能够分到三十块钱。家家户户靠卖鸡蛋换咸盐，谁能掏出这么多钱？对了，找赵安祥去，他有钱。上次碰见还非常客气，也许他能帮帮忙。

赵安祥见了根原又让座又让茶，还是那么客气。根原不好意思把借钱的事直接说出来，害怕被拒绝弄个大红脸。他拐了个弯儿，不敲鼓心敲鼓边儿，只和赵安祥闲谈创业的打算，捎带着发几句褒贬小咕噜不好说话的闲话，憋死也没提“借钱”两个字，只盼着赵安祥慷慨解囊能够伸手帮帮忙。

赵安祥是啥人？精怪着呐，根原的尾巴一撅，他就明白朝哪飞。不待根原把话说完，赵安祥立马接了话茬。

“老同学，创业可不是容易事儿。你看我，起五更，睡半夜，跑西庄，窜东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赚了一大把钱。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知道一家人。忙忙活活两三年，就赚了这么一堆烂木头。做买卖就是这样，拆了东墙补西墙，拆了西墙补东墙，拆来拆去，剩下一堆烂货底子就是你的利润。前几天你嫂子要买双皮鞋，六块七毛钱我就掏不出来，把你嫂子委屈的，唉！眼泪都流出来了，硬说我对她太薄情，不舍得给她买双鞋，好几天不搭理我。女人家，不懂做买卖的事理，做买卖哪有攒下钱的？攒几个钱就赶紧进点儿货，攒几个钱就赶紧进点儿货，你想想，手头哪能存住钱？你刚刚起步创业，我非常理解，不容易，不容易啊！说起来咱是老同学老朋友，我要是有钱，先给你一麻袋花花，支持支持你。可是我……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知道一家人。创业艰难，创业艰难啊！”

赵安祥的话根原已经听明白了，这么明白的话，谁还听不出个高低音来？他从赵安祥家出来，脊背冰凉，心口冰凉，手心里却渗出一层不凉不热的汗。他暗暗庆幸，庆幸没把“借钱”二字说出口。

根原打小最愁着向人家借东西，爹每次叫他到邻居家借勾担或者借什么东西，他都是硬着头不去，宁肯挨上两耳刮子也不去。他不愿求人。小时候生病，五六天没进点食，他曾经求告娘煮个鸡蛋吃，结果娘



公字寨

没答应；求告爹买一支竹笛，爹到死也没舍得花那两毛八分钱。求娘，娘没答应，求爹，爹没答应，爹娘都难求，还能求告谁？只能，自己求自己。今天，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大了胆子走进赵安祥的家，虽然没把借钱二字说出口，能够走进人家门槛已经非常不易了，他为自己有了如此的胆气而惊讶。都说狗急了跳墙，看来真的急了。实指望老同学赵安祥能够帮帮忙，没想到碰了个热情洋溢的甜钉子。

不求告人怎么办？怎么能够凑足房租呢？他想不出好办法。对，求求小米子，小米子是个直爽人，是个热心人，也许她能帮帮忙。

一定要在舜城镇开一个木工铺，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坚决要租房子，坚决了。

三

根原在心里念念叨叨叨叨念念自问自答自答自问，猛一抬头，一脚已经踏进小米子的屋里去了。从赵安祥家到这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他觉得自己太冒失，也没敲敲门，怎么就一步闯到女人屋里来了呢？冒失，太冒失了。

小米子好像没在屋里，根原庆幸没被发现。当他急忙转身准备离开时，小米子一闪身从里间门走出来了。她好像刚刚洗了头，一条湿湿的红黄相间的条花手巾缠绕在头顶，一对活蹦乱跳的大眼睛在红红润润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精怪明亮，一忽闪一忽闪就像电焊的弧光。那弧光有着一一种神秘秘的穿心力量，多么坚硬的铁汉子钢汉子也会被穿心的弧光焊接在女人打算焊接的位置上去。刚刚入秋，天气还残留着夏的燥热。小米子穿了一件薄薄的浅粉色丝织短袖衫，短袖衫的里面没有穿乳罩或者什么内衣，一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馒头奶子在薄薄的浅粉色丝织衫里摇头晃脑活蹦乱跳。根原低着头，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抬头对视那道弧光，更不敢抬头面对那一对摇头晃脑活蹦乱跳的奶子。

“你又来干啥？是不是着急拉木头？告诉你过个三两天，你咋就等不及了？你这个偷盐贼，真是个急性子。”

根原实在张不开口，他害怕再碰个热情洋溢的甜钉子。小米子一



问，倒是给根原一个方便开口的肩膀头，顺嘴就把租用房子和借钱的事说出来了。

“三十块就够了？”小米子问。

根原点点头。

“行！借给你三十块钱。”

没想到小米子这么痛快，根原很感激，他说了一串谢谢之后，又向人家保了个证，只要有活干，一个月就可以还清。最多两个月。

“不用着急还，我临时用不着。三十块不够用的话，你再说。”

“嗯！”根原应了一声就呆立在门口，等着小米子取钱。谁知小米子不紧不慢地解下头上的毛巾，不紧不慢地走到镜子前，不紧不慢地摸起了梳子，不紧不慢地梳理起头发，一下一下又一下，把将干未干的头发梳理得光光滑滑，好像把站在门口的一个大活男人给忘了。根原耐住心性等待着，等待着……一等两等加三等，小米子一直也没有放下梳子的意思。他有点着急，抬头望望小米子，一偏身子一歪头，猛然看见镜子反射出一束弧光正在上下左右扫射着自己，吓得赶紧低下头。小米子噗嗤一声笑，放下手中的梳子转身走过来。

“你还等着拿钱是吧？今天不行了，银行下班了。明天上午九点，不耽误你用吧？”

“不耽误，不耽误。谢谢你，我走了。”

“你上哪？”

“回家。”

“回家？回哪个家？”

“公字寨。”

“回公字寨要走十几里黑咕隆咚的大山沟，你看，天都黑下来了，别走了，就在这里住一宿，明天上午去取钱。你先坐坐，我去拾掇饭。”

根原的脑袋嗡嗡响，好像一下子空了壳，他没有来得及想或者说还没有做好想的准备，对小米子发出的指令不知如何应对。

“坐下吧！”小米子拽了一下根原的胳膊，就势将根原按在椅子上。落座的位置不是很正，半边身子好像斜挂在椅子腿上，根原极力扭曲肋